

## 祝枝山和客家方言

田志軍\*

### 一、祝枝山生平簡介

祝枝山(1460—1526)，名允明，字希哲，枝山是他的號，「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sup>1</sup>他是明代著名文人、大書法家，明代直隸長洲人，長洲也就是今天的江蘇蘇州。

祝枝山「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群籍，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sup>2</sup>他的詩文清新超脫，造詣精深。他的書法更是自成一家，筆勢遒健，跌宕變化，是明朝中葉代表性的書家。

祝枝山生性豪爽曠達、不拘名節，「惡禮法士，亦不問生產，有所入，輒召客豪飲，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益自喜。」<sup>3</sup>他與當時的唐寅(字伯虎)、文徵明、徐禎卿合稱「吳中(即今蘇州及其附近地區)四才子」，名聞天下，而他們挾才使氣、放浪不羈的遺聞逸事、傳說附會，久久為民間所津津樂道，流傳至今。連《明史》撰者也發出這樣的感歎——「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為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豔，傾動流輩，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sup>4</sup>

### 二、祝枝山任廣東興寧知縣，親撰《正德興寧志》

祝枝山是蘇州人，蘇州話自然是祝枝山的母方言。蘇州也自古屬吳語、吳方言區，蘇州話可以說是吳方言的代表。客家方言卻主要分佈在離蘇州數千里外的江西、廣東、福建三省毗連地區。操吳儂軟語的祝枝山難道和客家方言有聯繫？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祝枝山實際上不但熟悉客家方言，而且還親自記錄了五百年前明代的客家話。

---

\* 南京大學文學院。

1 《明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4 同上注。

根據正史和方志的記載，祝枝山曾以明朝正德十年（1515）出任廣東興寧縣知縣，而且在興寧任職將近六年之久。《明史》載「允明以弘治五年舉於鄉，久之不第，授廣東興寧知縣。捕戮盜魁三十餘，邑以無警」，黃國奎修、盛繼纂《明嘉靖興寧縣志》則記載得更為詳細，「祝允明，直隸長洲人。正德十年以舉人任。流放不羈，刻意詩文，善草書，所著有《南征叢稿》，有《正德興寧志》，幾六載，升判應天。」

興寧是廣東梅州市轄內有名的客家縣，全縣和梅州其他縣市一樣通行客家方言。而祝枝山既然在興寧縣任知縣幾達六年之久，所以我們說在當時的語言環境下，作為一縣父母官能體恤民情且又頗有善政的祝枝山，肯定對當時興寧的客家方言十分熟稔。而且在興寧六年的時間，朝於斯，夕於斯，像祝枝山這樣的大才子聽懂興寧客家話肯定也沒有多大問題。

更重要的是祝枝山還勤於著述，在興寧任職期間他還主持並且親自編撰了《正德興寧志》，「立義述文，皆出余意」<sup>5</sup>。正是在這部方志裏頭，他記錄、分析了當時興寧客家方言的語音特點，並且和江南地區的吳方言做了比較。祝枝山所撰《正德興寧志》就現存地方文獻來說，是最早對客家方言作了記錄、描寫的一部方志。這樣，祝枝山就不但和客家地區，也和客家方言結下了不解之緣。

### 三、《正德興寧志》記錄的興寧方言特點

祝枝山所撰《正德興寧志》流傳至今，有稿本和刻本兩種。稿本係祝枝山手書，曾於1962年10月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出版，四卷。而刻本今藏溫州圖書館，僅殘存一卷，已非完帙，所以其手寫稿本是現存興寧縣志中最早最完整的本子。但根據黃國奎修、盛繼纂《明嘉靖興寧縣志》收錄祝枝山所撰《正德興寧志》序文，此手寫稿本係其赴省府舟中以七天時間撰就的，而「及還縣，問視之，猶多舛遺，因復添整，寫就五卷」<sup>6</sup>，因此可以看出傳世手寫稿本雖完整，但並非定稿。而刻本應當有五卷，除殘存一卷外，其餘四卷都散佚不存了。所幸在《嘉靖興寧縣志》中還保留了一部分《正德興寧志》手寫稿本中沒有但在刻本中增補的內容。祝枝山對興寧方言的描寫，稿本中也沒有這部分內容，正是由於《明嘉靖興寧縣志》因襲前志，予以收錄，才得以為後人留下了這份彌足珍貴的，五個世紀前客家方言的記錄。

---

5 祝允明《〈正德興寧志〉序》。

6 同上注。

嘉靖三十年(1551)《嘉靖興寧縣志》卷之三《人事部·方言》標明摘自祝志(即祝允明撰《正德興寧志》)的部分載，

「其聲大率齊韻作灰、庚韻作陽，如黎為來、聲為商、石為鑠之類，與江南同，乃出自然，益信昔人制韻釋經之不謬。亦有『楊』、『王』不辨之陋，如『天王寺』為『天洋』之類。至有姓王者自呼楊，問之，云『王乃吾上，避不敢犯』。此尤可笑爾。」

在這裏，祝枝山自發地從詩人寫詩押韻的角度出發，並且很自然地將興寧話和官話以及自己的鄉音蘇州話作了比較，發現興寧方言「齊韻作灰、庚韻作陽」，也就是說興寧話的齊韻讀法類似於當時正音(也就是官話)的灰韻，例如當時興寧人讀「黎」字聽起來就像當時官話的「來」字；興寧話的庚韻又像當時官話陽韻的讀法，例如「聲」字、「石」字聽起來就像官話的「商」字、「鑠」字一樣。而這兩種情況，在當時的江南，確切地說，在祝枝山的家鄉蘇州也同樣存在，所以祝枝山認為「與江南同，乃出自然，益信昔人制韻釋經之不謬」，因為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鄉音有著深厚的感情，祝枝山發現興寧話中有跟自己家鄉話相似的語音現象，他當然免不了要認為這是出乎自然的。

但是客觀上祝枝山卻記錄了當時興寧客家話和江南蘇州話的兩項韻母特徵，今天的蘇州話已然發生變化，可以說庚韻雖還作陽韻，齊韻已不作灰韻了，而興寧客家話卻還是頑強地保存「齊韻作灰、庚韻作陽」的特點，五百年來毫不改變，從中真是可以看出客家人「寧賣祖宗嶺，不賣祖宗聲」、「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保存自己母語方言的堅強意志。

人們又喜歡從自己鄉音的角度，從正音或者官話的角度，來對其他方言品頭論足，批評、譏笑其「語音不正」，鄙之為「南蠻鳩舌」、「蛙鳴」、「鳥語」者，世所多有。祝枝山也不能免俗，他在這裏指出興寧方言跟別的一些方言(正音、他自己的蘇州鄉音除外)一樣「亦有楊、王不辨之陋」。「楊、王不辨」這種現象最早是由元代江西高安人周德清在其所著《中原音韻》中所指出的，在該書《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裏他列舉了241組例字，並指出每組例子首字和第三字在「中原音韻」中都應該不同音：

「依後項呼吸之法，庶無『之』、『知』不辯，『王』、『楊』不分及諸方語之病矣。……缸有缸、桑有雙、倉有窗、糠有腔、髒有妝、楊有王……」

這種現象在音韻學裏指的是中古宕攝合口三等字的韻母讀音混同於宕攝開口三等的韻母讀音的情況，客家話裏「王」念作「楊」的情況，根據目前客家方言

調查的報告來看各地都不見報導，看來已經銷聲匿跡了。但是在客家方言裏有個詞「□[iəŋ<sup>2</sup>]」表示「市場繁榮，交易者眾」。這個詞有學者記為「煬」，此字於義未合。筆者認為其本字當即「旺」字。這樣的話，祝枝山記錄的客家話「楊、王不辨」的情況，即便到今天，客家方言中仍有殘存。

#### 四、祝志所記興寧話是客家方言無疑

有人要問，祝枝山記錄興寧話的時代已經將近過了五百年，何以知道那時廣東興寧講的就是客家方言呢？沒有錯，五百年前祝枝山時代的興寧話是否就是客家方言或者說就是今天客家方言的前身，單靠祝枝山記錄的這些興寧方言的語音特徵是不足以證明的。很明顯，即便在當時他舉出的「齊韻作灰、庚韻作陽」的特徵，興寧話如此，江南蘇州方言亦復如是；「楊、王不辨」這種情況也不為興寧話所獨具，而是許多南方方言的特點。而沒有一項當時興寧話所獨具的且又能和現代客家方言相聯繫的特徵，顯然是沒有辦法說明祝枝山所記的興寧話就是客家方言的。

那麼，何以筆者能斷定祝枝山所記錄的興寧話必定是客家方言無疑呢？因為就在嘉靖三十年（1551）《明嘉靖興寧縣志》卷之三《人事部·方言》引述祝志所記錄的興寧話的語音特徵之後，《明嘉靖興寧縣志》的編撰者如實地描寫了嘉靖年間興寧方言的一部分詞彙，其記錄如下，

「謂父曰阿爸（雙行夾註：閩人呼父為郎罷，顧況詩『因別郎罷心摧血』，爸即郎罷），母曰阿姐；呼哥嫂輒以亞先之，如兄則曰亞哥，嫂曰亞嫂；呼小廝曰穉（音賴），呼兒曰泰；遊樂曰料；問何物曰罵介，問何人曰罵鄞；無曰冒；移近曰埋；其不檢者曰散子；其呼溪曰開，嶺曰兩。」

上面記錄的明嘉靖年間的興寧話詞彙，跟今天客家話的相應說法幾乎完全一致！而且這些詞多為基本的常用詞彙，是可以用來跟其他方言進行區分的、客家方言所特有的特徵詞，比如看到「遊樂曰料；問何物曰罵介，問何人曰罵鄞」這些詞，甚或只要看到「罵介」單單這一個標誌性的詞，我想只要稍稍對客家方言有所瞭解的人，馬上就能想到這是客家話。由此可以得出，《明嘉靖興寧縣志》所記的興寧話必定是當時的一種客家方言無疑。

《明嘉靖興寧縣志》印行於嘉靖三十年（1551），而祝枝山任廣東興寧縣知縣是在正德十年（1515）至正德十五年（1520）之間，他的《正德興寧志》也是在任時編定的。距嘉靖三十年（1551）只有30年左右時間，查考史乘，這期間興寧沒有發生大的人口遷徙、變動的情況，那麼在這三十年或者再長點，五十年時間內興

寧方言是不可能發生太大的變化的。所以《明嘉靖興寧縣志》和《正德興寧志》可以看作是對同時代的興寧方言所作的描寫、記錄，正德志著重於語音，嘉靖志偏重於詞彙，可謂相得益彰。兩志結合，就更能看出當時的興寧話已是一種成熟的客家話，跟現代客家方言在語音、詞彙上有許多相同之處了。

### 五、祝志所記客家方言的價值和意義

祝枝山《正德興寧志》對於興寧客家方言的描寫記錄雖則寥寥數語，看似平常，但在客家方言史乃至整個漢語史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和意義。首先，經過上文論述，我們已經知道，這是目前地方文獻中所能見到的，並能夠確證的最早的客家方言記錄，而且在晚清以還，客家方言歷史材料十分難覓的情況下，就更是彌足珍貴；其次，這個材料雖短，但卻涉及到了客家方言、吳方言、其他南部方言以及正音（明代官話）之間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出明代官話和方言語音之間的對應關係；再次，清代學者江永認為中古音「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四等尤細」，李榮、邵榮芬等許多音韻學者根據梵漢對音等等材料，對江永「四等尤細」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四等為「老一等」，本無 i 介音，只有三等才有 i 介音。而祝枝山所記錄的明代客家方言、吳方言均「齊韻作灰」，正好也是客家方言、吳方言的四等齊韻讀如官話的一等灰韻，也就是說當時明代客家方言、吳方言四等韻並不「細」，這就有力地支持了李榮、邵榮芬等學者的主張；最後，江西高安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中指出「『王』、『楊』不分」的情況，有的學者以為這只是贛方言的特點。祝枝山指出興寧方言「亦有『楊』、『王』不辨之陋」，且指出這是當時許多方言都存在的普遍現象，正好可以澄清今人對《中原音韻》的誤讀，對周德清表述的誤解。

總之，就目前地方文獻所見，說祝枝山是客家方言的最早描寫記錄者，一點也不為過。他確實給後人，給後世客家方言研究留下了一份目前所見最早的、十分珍貴的客家方音的歷史記錄。通過這份記錄，我們從中不僅得以瞭解了五百年前客家方言的一些重要語音特徵，而且還知道了五百年前客家方言和其他方言乃至官話之間關係的一些基本語言事實。

## 參考書目

1. 元. 周德清. 中原音韻 (影印明刻納庵本) [M]. 臺北：學海出版社，1996: 123-124。
2. 明. 祝枝山. 祝枝山手寫正德興寧志稿本[M]. 上海：中華書局，1962。
3. 明. 黃國奎修，盛繼纂. 嘉靖興寧縣志[M].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六十六. 上海：上海書店，1990。
4. 清. 張廷玉. 明史. [M]. 北京：中華書局，1974。
5. 邵榮芬. 切韻研究. [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6.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漢語方音字彙[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7. 劉曉南. 漢語歷史方言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